



Great Ideas from Penguin

忏悔录

[俄] 列夫·托尔斯泰

A Confession

[英汉双语]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中国古典名著丛书

忏悔录

（清）周亮工 著 李平 译

A Confession

(1689)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CI PRESS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忏 悔 录

(英汉双语)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简·肯蒂什 英译
马睿 汉译

中 国 出 版 集 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忏悔录 / (俄罗斯) 托尔斯泰著; 马睿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0. 1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ISBN 978 - 7 - 5001 - 2528 - 0

I. 忏… II. ①托…②马… III. 哲学思想

IV. K835. 1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812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9 - 5528 号)

www.penguin.com.cn

A Confession first published 1882

This translation first published in Penguin Classics 1987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2008

Translation copyright © Jane Kentish, 1987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moral right of the translator has been asserted

Set by Rowland Phototypesetting Ltd, Bury St Edmunds, Suffolk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

电 话 / (010) 68359376 68359303 68359719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策划编辑 / 李育超

责任编辑 / 郭小华 谢仲伟

封面设计 / 奇文堂·潘峰

排 版 /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 × 920 毫米 1/32 印 张 / 6

版 次 / 2010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0 年 4 月第一次

ISBN 978 - 7 - 5001 - 2528 - 0 定价: 12.00 元



“企鹅”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 不得擅用。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与企鹅出版社联合出版

观 念

——《伟大的思想》代序

梁文道

每隔一段时间，媒体就喜欢评选一次“影响世界的X个人”或者“改变历史的X项发明”。然而，在我看来，几乎所有人类史上最重大的变革，首先都是一种观念的变革。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关注气候的暖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保存，是因为我们看待地球的方式变了，我们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也更加了解自然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放弃了人类可以主宰地球的世界观，这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一个观念的变化。同样地，我们不再相信男人一出生就该主宰女人，甚至也不再认为男女之别是不可动摇的本质区分；这也是观念的变化。如果说环保运动和女权运动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些影响一定就是从大脑开始的。也不要只看好事，二十世纪最惨绝人寰的浩劫最初也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观念，危险观念。比如说一位德国人，他相信人类的进化必以“次等种族”的灭绝为代价……

这套丛书不叫“伟大的巨著”，是因为它们体积都不大，而且还有不少是抽取自某些名著的章节。

可它们却全是伟大的观念，例如达尔文论天择，潘恩论常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观念地图。从头看它一遍，就是检视文明所走过的道路，从深处理解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

也许你会发现其中有些陌生的名字，或者看起来没有那么“伟大”的篇章（譬如普鲁斯特追忆他的阅读时光），但你千万不要小看它们。因为真正重要，真正能够产生启蒙效果的观念往往具有跨界移动的能力，它会跨越时空，离开它原属的领域，在另一个世界产生意外的效果。就像马可·波罗在监狱里述说的异国图景，当时有谁料得到那些荒诞的故事会诱发出哥伦布的旅程呢？我也无法猜测，这套小书的读者里头会不会有下一个哥伦布，他将带着令人惊奇的观念航向自己的大海。

《伟大的思想》中文版序

企鹅《伟大的思想》丛书2004年开始出版。在英国，已付印80种，尚有20种计划出版。美国出版的丛书规模略小，德国的同类丛书规模更小一些。丛书销量已远远超过200万册，在全球很多人中间，尤其是学生当中，普及了哲学和政治学。中文版《伟大的思想》丛书的推出，迈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欢欣鼓舞。

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再次与一些伟大的非小说类经典著作面对面地交流。太长时间以来，确定版本依据这样一个假设——读者在教室里学习这些著作，因此需要导读、详尽的注释、参考书目等。此类版本无疑非常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够重建托马斯·潘恩《常识》或约翰·罗斯金《艺术与人生》初版时的环境，重新营造更具亲和力的氛围，那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当时，读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没有其他参照。

这样做有一定的缺点：每个作者的话难免有难解或不可解之处，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识会缺失。例如，读者对亨利·梭罗创作时的情况毫无头绪，也不了解该书的接受情况及影响。不过，这样做的优点也很明显。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变得重要起来——托马斯·潘恩的愤怒、查尔斯·

达尔文的灵光、塞内加的隐逸。这些作家在那么多国家影响了那么多人的生活，其影响不可估量，有的长达几个世纪，读他们书的乐趣罕有匹敌。没有亚当·斯密或阿图尔·叔本华，难以想象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些小书的创作年代已很久远，但其中的话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智力生活、社会规划和宗教信仰。

《伟大的思想》丛书一直求新求变。地区不同，收录的作家也不同。在中国或美国，一些作家更受欢迎。英国《伟大的思想》收录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则默默无闻。称其为“伟大的思想”，我们亦慎之又慎。思想之伟大，在于其影响之深远，而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是“好”的，实际上一些书可列入“坏”思想之列。丛书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丛书其他作家的很大影响，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承认受约翰·罗斯金影响很大，米歇尔·德·蒙田也承认深受塞内加影响，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恨，如果发现他们被收入同一丛书，一定会气愤难平。不过，读者可自行决定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在阅读这些杰作中得到乐趣。

《伟大的思想》出版者
西蒙·温德尔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In the UK we now have 80 copies in print with plans to publish a further 20.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more face to face with some of the great non-fiction classics. For too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For example the reader has no clue as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of the 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the words in these little books, first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o enormously influential,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influenced by others in the series – for example Marcel Proust owed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hated each other and would be distressed to find themselves together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10
第四章	15
第四章	21
第六章	28
第七章	36
第八章	42
第九章	45
第十章	51
第十一章	55
第十二章	59
第十三章	64
第十四章	68
第十五章	72
第十六章	77

第一章

1. 我一出生便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并在信仰该教派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我在东正教的谆谆教诲下度过了整个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然而在十八岁那年，大学二年级的我离开学校，不再相信我他们教给我的任何教义。

2. 忆及诸多往事，我觉得自己根本未曾笃信过宗教，只是信赖长辈们的言传身教，而这种信赖极不稳固。

3. 记得十一岁那年的一个周日，一个名叫沃洛迪亚的高中生（此人如今已去世多年）来家中看望我们，向我们宣布了当时学校里的最新发现——世上根本没有上帝，我们所学到的关于上帝的一切纯属人们的编造（那是1838年）。我记得我的哥哥们对这一发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甚至允许我参加他们的讨论。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十分激动，觉得这个消息切实可信而令人神往。

4. 我还记得当时正在上大学的哥哥德米特里突然间以性格中特有的激情，狂热地信起宗教来，并开始参加所有的宗教仪式，诸如奉行斋戒、崇尚纯洁而道德的生活等。我们大家（包括家中的大人）于是时常拿他取笑，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伙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诺亚”。我记得那时喀山大学^①的图书馆馆长穆西金·普希金先生有一次邀请大家参加舞会，在遭到德米特里的拒绝后，开玩笑地劝告我的这位哥

① 喀山：前苏联伏尔加河中游城市。

哥说，就连大卫王也在方舟前跳过舞^①。那时我常常被大人人们的玩笑逗乐，从中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学习教义和去教堂做礼拜都是必要的，但勿需过于认真。也曾记得很小的时候读过伏尔泰的作品，当时不仅没有对他那些抨击教会的犀利幽默感到震惊，反倒觉得相当有趣。

5. 我的宗教热情日渐减退的过程和大多数同样背景的人差不多，时代进步了，这一过程却基本没有变化。在我看来，绝大多数情况大致如下：每个人经历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但人们生活所依据的原则却不仅与教旨毫无关系，且大体上背道而驰。宗教教义丝毫不能应用于生活和人际关系，我们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也无须按照宗教教义行事。宗教教义是在另外一个境界中存在和传播的，它与生活本身有着一段距离，且超然独立于生活。我们所面对的宗教只是一种外部现象，和生活本身毫无关系。

6. 一直以来，从一个人的生活或举止根本无法判断他是不是信徒。如果说公开宣称信仰东正教的人和拒绝入教的人有所不同，似乎算不上是对前者的夸赞之词。一直以来，公开声明和宣誓信仰东正教的通常都是愚钝呆滞、生性残暴、道德败坏和自视甚高的人。反之，聪慧、诚实、坦率、温厚以及美德则往往是声称自己并非信徒的人们所具备的品质。国家虽规定学校里必须讲授教义、必须送孩子们去教堂做礼拜，官员们也必须出具参加圣餐仪式的证据；然而现在（在

① 天主教译为“达味”，伊斯兰教译作“达吾德”，是以色列的第二任国王。“大卫”的意思是“被爱的”。大部份关于他的记载都出自《塔纳赫》中的《塞缪尔记》上、下两部。大卫虽不是没有缺点，但在以色列所有古代的国王中，他被描述为最富有正义感的国王，还是一位优秀的战士、音乐家和诗人（据说《圣经》中许多赞美上帝的诗篇都是他的创作）。根据《圣经》记录，耶稣是大卫的后裔。

过去更是如此)，如果你既不在学校读书也不在政府部门任职，则可以数十年无所顾忌地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国家，无须顾忌自己的周围都是基督徒。

7. 因此如今和以往一样，人们在年少时怀着信任之心接受宗教教义，后来又迫于外界压力继续信仰。渐渐地，由于与知识和生活经验相悖，宗教教条的可信度最终在此二者的影响下不断衰减；当现实生活中已经完全没有宗教的印迹之时，人们可以认为幼时接受的宗教教诲仍然存在，此二者并行不悖，对个人的生活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8. 有一个聪明诚实的人（姑且称之为 S.），曾给我讲述过他自己不再信仰宗教的经历。二十六岁那年一次外出狩猎，他在夜间休息时遵循幼年养成的习惯，跪下来祈祷。当时他哥哥也在场，躺在稻草垫子上看着他。当 S. 祈祷完毕准备躺下睡觉时，他听到哥哥说：“你到现在还在祈祷？”之后一夜无语。从那天起，迄今三十多年过去了，S. 再也没有祈祷、做礼拜或领圣餐，也没有去过教堂。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了解了哥哥对于信仰的看法并希望与哥哥意见一致，也不是因为他内心已然做出决定，而恰恰是因为 S. 内心对宗教的信奉如同一面摇摇欲坠的断壁残垣。哥哥的话就仿佛手指轻轻一弹，整面墙便轰然倒塌。哥哥的话只是挑明了 S. 内心中被宗教占据的那一隅其实早已变成虚无的空洞，他的祈祷词、胸前画下的十字以及祈祷时的屈膝跪拜全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肢体动作。一旦认识到这一切毫无意义，S. 便再也不能够继续这些无谓的信仰了。

9. 因此我相信，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过去和现在没有什么不同。我这里提到的大多数人，是指与我们有着相同背景的人。这些人真诚地对待自己，不将立誓信教作为达到某种世俗目的的手段。（那些人才是最根本

的非教徒：既然信仰在他们看来只是用于达到某种世俗目的的工具，那就根本不再有什么信仰可言了。）和我们成长背景相同的人们会陷入这样一种境地：知识和生活的光辉会逐渐消融人为建立的宗教信仰，他们要么在不知不觉中把信仰忘得一干二净；要么迄今也未曾注意到这一点，对信仰听之任之。

10. 我年幼时接受的宗教教诲后来大多消逝了，这一点和其他人一样。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我自幼开始读书思考，因而很早便摒弃了宗教。十六岁时我便不再主动祈祷、做礼拜或斋戒。我不再相信年幼时被灌输的教义，但是我的确一直信仰着，尽管我也说不清自己信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相信上帝，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是当时的我说不清楚自己信仰的上帝是什么样子；我也不否认耶稣的存在抑或他的教义，而当时的我也同样说不清楚自己对耶稣教义的领悟。

11. 如今回首前尘往事，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出于动物本能而激发的对生活的欲望之外，我当时拥有的唯一真实的信念，就是自我修养和完善。但是这种自我修养包含哪些内容，又有着怎样的目标，当时的我也不得而知。我尝试着在知识上完善自我，研习生活中的一切经历。我尝试着锻炼自己的意志，给自己制定各种规则并努力遵守。我尝试着健全自己的体格，通过各种运动来增强力量和身体的灵活性。我还试图克服各种困难，培养自己的韧性和耐心。我将所有这一切视为自我完善。当然，其开端乃是道德修养，然而没过多久，所有这些都烟消云散，我开始信仰更笼统也更高级的完善，我不再关注是否在自己或上帝眼中做得更好，而开始在乎自己在他人看来是否完美无缺。很快这种要强过他人的决心就演变成一种无与伦比的强烈愿望：我要拥有比他人更多的声名、权力和财富。

第二章

1. 有机会，我会向人们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我年轻时代的十年间，生活给了我怎样的震撼和启示。想必很多人都曾有类似的经历。我真心诚意地希望做到尽善尽美，但那时的我年轻气盛、孤身一人，在追求尽善尽美的道路上孤立无援。每当我试图展示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时，总会招来鄙视和嘲笑；而一旦我屈服于低俗的欲望，却总是能够得到人们的赞赏和鼓励。野心、权力欲、自私自利、放荡、骄傲、愤怒、复仇，这些倒成了令人敬仰的品质。于是我渐渐臣服于这些私欲和贪念，长辈们也开始接受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并为我感到高兴。我生活中接触到的最为纯洁的人乃是一个可敬的老姑妈，她总说她别无所求，但愿我能够和一位已婚妇女来一段风流韵事。“还有什么比和一位年轻少妇交欢更美妙的呢？”她常常用优雅的法文发出这样的感叹。她还祝愿我能成为一名副官，最好能够为沙皇服务。诸多祈福中最令她兴奋的，莫过于我能迎娶一位富有的女孩，并通过婚姻拥有很多农奴，越多越好。

2. 每忆及当年往事，我内心无不充满恐惧、厌恶和悲叹。在战争中我杀过人、给别人下过战书并想在决斗中杀死对方、也赌过纸牌；我挥霍雇农的劳动果实还惩罚他们；我与有妇之夫私通、行事虚伪、一副丑恶嘴脸。撒谎、偷盗、放荡不羁、烂醉、暴力、谋杀……没有一项恶事我未曾染指，尽管这样，我的作为还是赢得了他人的赞赏，同辈人也认为相对而言我是个品德高尚的人。他们至今也没有改变这种观点。

3.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十年。

4. 在此期间，我出于虚荣、自私和自负而涉身写作。我在写作时的所作所为竟和生活中一模一样。为了猎取写作带来的名利，我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真善美的一面，把罪恶的一面展示在世人面前。我也正是这么做的。我总是在作品中设法假借冷漠和漫不经心来掩盖生活的目标，掩盖使生命充满意义的、对于善的追求。我成功了，并得到人们的赞赏。

5. 战争结束^①那年，二十六岁的我回到圣彼得堡，并开始结交那里的作家。那个圈子欣然接受了我，还对我大肆奉承。我来不及停下思考，就被结交的这群作家同化，采纳了他们的生活态度。没过多久，我自己年轻时所有自我修养的尝试荡然无存。那些作家的生活态度无疑为我毫无节制的生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

6. 我的这些作家朋友们的人生观可以总结如下：一般来说，生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的就是我们这些思想者，而在诸多思想者中，我们这群艺术家和诗人最具影响力。我们的使命是传道授业。为了避免为“我知道些什么，又能教些什么”这类浅薄的问题所迷惑，他们解释说根本没必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诗人和艺术家在无意识中成就了其作为人类导师的使命。我既然是大家公认的杰出艺术家兼诗人，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一理论。作为一个艺术家和诗人，我在写作时不必知道我要向人们传授什么。我做这些是有偿的。作为交换，我得到了美味的食物、舒适的住所、女人的陪伴、令人向往的社交圈和名望。既然如此，想必我教授的东西一定十分出色。

7. 相信诗歌的意义以及生活的渐进发展也是一门信仰，

① 1855年，托尔斯泰于克里木战争结束后来到彼得堡。